



新大眾週刊之六

保証打勝仗的人

—— 後方安援的新聞故事 ——

新大眾叢刊之六

保證打勝仗的人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編

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

新大眾叢刊之六

保證打勝仗的人

九四七年一月出版

編輯者：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幅 齋 書 店

定價：

元

韜奮同志遺著

患難餘生記

這是韜奮同志寫的最後一本書，一本沒有寫完的書，他寫這本書時，病已經很重，國特激特又到處搜尋他，他還是用盡力氣來寫，拿着他的槍（筆），同敵人一直戰到死！本書現分三章：第一章流亡，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，第三章進步文化的遭難，這本書雖是寫這個文化戰士的經歷，同國民黨蔣介石鬥爭的經過，但它不僅告訴了我們蔣介石是怎樣殘忍卑鄙，也告訴了我們抗戰八年來的許多史料。本書現時在蔣管區中，已成禁書。

一個女人的翻身故事（孔厥著）

如今，我們大家都在翻身，翻了身後還要做些啥？如果還有人不十分明白，我們願意推荐這本好看好懂的「翻身書」給你。這本書適合一般翻身的人讀，更適合要求翻身的婦女同志讀。

實用中藥大要（錢信忠著）

觀點正確，講解透徹，中西醫不可不備。

抗戰八年來的八路軍新四軍

十八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編

茅盾先生文學鉅著

腐蝕

「腐蝕」是茅盾先生抗戰期間的小說鉅製，全文長達二十萬字，內容係描寫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內幕。寫出了國民黨特務機關迫害青年的殘忍毒辣，蔣汪合流的無恥勾當，特務機關的卑鄙下賤，以及一代青年同胞在蔣介石特務政策下如何痛苦的呻吟着。

關心國是者不可不看！愛

革命幹部不可不看！愛好

目錄

新大眾叢刊之六

「下次多拿上一些」

——論衛戰爭的後備力量

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老百姓

新郎參軍

復員戰士李新文歸隊

八路軍的規矩

我這雙鞋也捐給前方戰士吧

想起八大好處

軍屬的小孩

保證打勝仗的人

在後方

遊傷兵日記

文嘉

曹必夫

張鴻烈

葉子

史洪、一農

榮一農

劉國輝

郭春梅

榮一農

毓明

李杰等

蔣平

下次多拿上一些

文喜

勞軍小故事

我們到郭莊給前方戰士募集慰勞品，返回時，路上遇到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太娘，她抱着一個孩子從西頭過來，看見我們，碰頭就問：『上我家去沒有？』同學們說：『不知道，你是那家？』她把小孩往上一抱，說：『你們少等等啊，我去去就來。』說罷，就邁開腳步，一扭一扭走了。不一會，她一手抱着哇哇哭的孩子，一手提着一個茄子，肘窩裏還夾着一個，胳膊彎也夾着兩個，氣咻咻的向這邊跑來。走到快跟前了，一不小心，將胳膊彎裏兩個茄子跌在地上了，滾了多遠，弄得她沒有辦法。同學把跑過去，把滾了的茄子拾回來，又把她手裏的和肘窩裏的兩個茄子接了過來，她這才鬆了氣說：『我回去問了問小孩她娘，她說給了你們兩個南瓜，他爺爺（指她手裏抱的小孩）給了五升玉菱，他把他們罵了一頓。我說：『爲什麼不給他們多拿上些，要不是八路軍、共產黨來了，咱那塊茄子地，人家霸走了還能拿回來？』她一邊說，一邊看了看茄子，好像覺得還拿少了，又說：『不了跟我來吧，園裏茄子多哩，你們多拿上些吧。』同學們說：『不少啦，這村數你多啦！』她笑了笑說：『那麼你們下次再來吧，下次多拿上一些。』

自衛戰爭的後備力量

(日記)

曾必夫

十月十七日

昨天下午到彭城，路上遇見一大隊人，敲打着鑼鼓，喊着口號：『好男兒參軍去！』『保衛我們的家鄉！』七個青年力壯的小夥子，騎在高驛子上，仰着頭，身上披着紅綵子，胸前掛着一朵紅花，打扮得像新女塔的樣子。他們後邊跟着一出婦女，有二三十個，邊走邊喊：『歡送新戰士！』『反對拉後腿！』喊過了，有幾個又害羞地低下頭，偷偷地笑了。

我擠在人羣中，跟着那隊人走，一直跟到彭城區公所。有老鄉告訴我，這是龍旺溪來的新戰士，這兩天，各村送來區上的新戰士可多啦！

十月十八日

我騎上小黑驢，繼續趕路，走過運煤的鐵路時，火車轟轟的過去了，小黑驢沒有見過火車，驚得跑起來，不一會，趕上前面三輛騎牲口的文人——一個老太太，兩個年齒

的。她們好像在談說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有說有笑的。我的小驢兒還在跑，我死勁把牠勒住，跟她們一塊走。跑了一陣，小驢兒不跑了，我向旁邊的年青婦女插嘴問道：「大嫂，你們是那裏的？」她扭過頭來笑着說：「是濠河南安陽×村的，離這兒五六十里地。後邊這都是俺村的。」我聽着她的手勢看去，在她們後邊還有三個男人。我又問：「你們來彭城是買東西的？」後邊的老太太接口說：「不是，俺孩子參軍了，她兩個是來看他男人哩！」停一停，她又說：「俺們都是來看新兵的。」我興奮地說：「你們不用結記他們，他們在外邊都很好。你瞧，他們多高興！」老太太怕我誤會她的意思，便馬上向我解釋道：「不，同志，可不結記他，是他們走得緊，我沒有給他縫起衣裳，……」她沒有說完，那位大嫂就接口說：「俺是給他送衣裳來的。」說着，她笑了。過後，她又說：「老蔣要打咱，咱都有一份，年青的不去抵，叫誰去抵？」我馬上說：「好，像你這樣開明的人，你男人打仗一定很勇敢！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笑了一會，她說：「可不跟以前一樣啦，我的腦筋開了，保衛好時光哩，咱們都有一份……」我們談談說說，走到一條叉路上，才分頭走了。

晚上，住在馬家辛莊村長的家裏。因為上次路過，也是住的他家，這次就成了熟人。隨便談起來，談到參軍時，村長的父親說：「那天開了個大會，我的孩子說了說老蔣那頑固頭子要來佔咱這好地方，一下就連二趕三的報上了十五個年輕的。去了，人家又叫回來三個，說是沒驗上。」村長的女人也搶着說：「俺村上人心齊，一去就去了這許多，魏家莊去了七個，才驗上三個嘞！」我趁勢鼓勵他們說：「你們村的工作就是好，上回我來，你村正搞互助收割，不是也很模範？你們村應該是模範！」他們默認地笑了。

十月十九日

走近馬鞍村，忽聽得一陣歌聲和喊口號的聲音。抬頭一看，見山頂上來一夥人，頭上都包着白手巾，一看就知道是新戰士。前面走着兩個穿軍服的軍隊幹部，後面就是這些壯健的青年人。他們一路走，一路唱着笑着，那很高興的樣子。有一個搭在另一個的肩上，玩皮的舉着婦女喊：『反對愛蓮拉後腿！』大家哄的笑開了。

我怕小驢累壞了，就下了驢，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，他們一個一個向我跟前走過去。有兩個青年，肩並肩的邊走邊談着，一個說：『我怕你想家哩！』另一個說：『不，村上有互助……』我沒有聽清，就走過去了。我有心要聽他們談談，就故意向他們道：『你們是新兵嗎？』有一個立刻回答我道：『是，你看光榮不光榮！』我很快說：『光榮！到前方好好幹吧！』他們齊聲應道：『好好幹！』我又說：『殺退了老蔣兵，勝利歸來，我們演戲慰勞你們！』他們說：『好，勝利了回來，你們一定演個好戲。』

快過完了，大約有四百多個，末尾有一個過來向我借火點烟。我問他都是那裏的，他說：『都是魏家河這一區的。』我想：一個區就去了四百多；全解放區合起來將是多麼大的力量啊！

我休息了一陣，又騎上小驢走，走了不多遠，後邊趕來一池青年人，跑得氣喘喘的問我：『同志，前面掩那隊新兵走多遠了？』我說：『不遠，剛過去。』他說：『啊呀，我落後了。說完，就一盤烟地趕上去了。我想：蔣介石的兵，用繩拴遠要跑，咱們的

新兵落後了拚命趕上去。他怎能打過我們呢！

十月二十日

昨晚，我回到團裏來了，同志們正在忙着排反內戰的戲，工作已疲極了。吃完飯，房東來看我，他坐下說：「你回來了，我也閒了三天會。青年人去參軍嗎，我也參加了担架隊，我們都組織好啦！」我問他：「你們馬上就出發嗎？」他說：「不，我們是時刻預備着哩。假如沒有事，我還是鬧我倆生產。」我說：「對，老蔣不來，咱就搞生產；來了，咱就打狗日的。」他學着唱戲的口吻說：「對，就是這個主意！我們都笑了。」

記一位傷病員的談話

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老百姓

張鴻烈

在對圍軍作戰中，我掛了彩。老鄉們用担架把我抬到後方去醫治。抬担架的有兩個是老漢，扛上担架，看來十分吃力，我坐在上邊，心裏總覺得過不去。所以，達到爬山的時候，我要下來走，老鄉們勸我不用來，我一定要下來自己走不行。老鄉們還怕我

擡到了，叫一個人擡着我。一路上碰到山坡、橋、難走的小路，我就忍着痛自己走，好走的路，就坐在担架上。這樣坐坐走走，到了半後晌的時候，我們到了一個村莊，名叫石盤村。

大家都要休息了。担架剛落地，我耳朵邊忽然有人輕輕說：「同志！我擡你起來吧？」這聲音，倒嚇了我一跳。我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幾個婦女，是來照顧我們的。我回答她們說：「不要擡，我自己能動。」說着我自己就坐起來。這時，她們中的一個怕我流汗過多，坐不住，就用背給我靠住。又有一個婦女問我：「同志！這裏有鷄子。燒餅、搗麵湯，你吃點什麼？」我叫她給我盛了一碗搗麵湯。當我喝完時，她們又很關心地勸我：「路還遠啦！再吃點燒餅，鷄子。」我回答道：「我啥也不吃了。」她們又問：「有烟，你吸根烟吧！」「老鄉！我不會吸烟。」我一面說，一面要掏錢，手伸到衣袋裏，她看見，趕快給我說：「同志！不要錢！這是我們村裏的老百姓，特爲你們這些光榮的戰士們預備的。」我們要走了，她們給我把被子蓋得好好的。還囑咐扛担架的老鄉：「到路上要小心一些！不要摔了他。」她們幾個，跑來跑去，忙個不停。又熱情又細心，使得我們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裏。

穿過樹林，爬過山坡，走上了比較好走的大路，扛担架的老鄉高興得放鬆了腳步。機關志們也舒服得多了。我的腦子迷迷糊糊的想着子弟兵這個名稱。今天受到榆社縣的老百姓招待，對這名稱體會更深了。前邊担架上坐的一個同志，是不演戰役才放下武器的，他向老鄉們說：「我在國民黨裏當了幾年兵，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老百姓。這裏才真是軍民一家啊！」

新

郎

參

軍

乘子

十月七號這天，武安城沙溝門街的人們，非常忙碌。一來是準備歡送新戰士，二來是新戰士王其芳結婚，大家都來幫忙。

新娘婦婆到家了，王其芳陪着她向爹娘行了禮，便走了出來。這時準備走的新戰士們，都已在街上站好隊，一個個滿臉笑容，和歡送的人們打着招呼。他一出來，街長便向他說：「王芳，到了陣點給區上同志說說，回家住兩天。」王芳笑着說：「好，好，你不用操心。」一陣鑼鼓聲，新戰士們開始出發了。他們這街本來報名的有五十個強人。後來經過檢驗後，有的年歲大，有的有病，便剩下了三十二個人了。新戰士們都興奮的說：「咱們這三十多個人，整整編一團排。」於是大家便嚷嚷的起了個名字，叫「武安沙溝門街翻身排」。後面老漢、老漢、青年婦女、兒女們一羣羣起來，歡送他們。

王其芳是二十來歲的小夥子，長的年青精幹，在街上擔任民兵指導員，這次區上召集各街長、各團員參軍，他聽了李區長的報告以後，便打定主意要參軍。

他原來是城北東馬順的人，民國二十七年的時候，年景不好，地裏沒收一點糧食，鬧的沒吃沒喝，一家人便逃到城裏來住，那時他還是個十三四歲的毛孩子，跟着爺爺搶糞，爹給人家掏毛坑，娘在家管家務，一天賺多少，就吃多少。一家人便過着這樣的窮日子。自去去年，八路軍解放了武安以後，家裏翻了身。有了屋子，也有了地，屋裏面還擺上了紅漆的桌椅傢伙，不愁吃，不愁喝的，時光一天比一天過的好。當他聽說國民黨要來進攻解放區，要來搶自己的翻身果實。就下定了決心，要參軍保衛自己的好時光。

其芳回到家裏，他娘早聽說他已報了名參軍。一見他面，就哭着說：「你走了，家裏怎麼辦？咱家人少，就你一個孩子。」其芳說：「你不要發愁，家裏有啥事，我街長就給辦了。」這回參軍，咱街的民兵都報了名，咱當着指導員，還不起個帶頭作用？」他娘又哭又笑的說了一陣，知道也勸不過他的心意了，便說：「你實在願意走，咱就攔不住，你把媳婦娶來吧；你走了家裏也多個人。」其芳就給區長說了說他娘的意思，區長也答應了。

王其芳是在八月訂的婚，對象是一街的，叫個韓巧珍。十七歲啦，因為長的個子很小，所以當時就沒有說妥結婚的時期。這次其芳提出了，她也同意。在進行結婚登記的時候，區上的秘書，向韓巧珍說：「你看他參軍走了，你還願意嫁他？」巧珍紅着臉答道：「他參軍是好事，俺怎不願意。」

城關區的新戰士，都在區上集合。到了那裏，區上知道王其芳剛結婚，特別照顧他，讓他回家住三天再來。

復員戰士李新文歸隊

史洪·一農

李新文家住武安城關十三街，原是「整軍方案」公佈後，從部隊上復員下來的戰士。在部隊上時，因他好學習，把槍法摸得很熟練，曾經得過「學習模範」的稱號，還登報表揚過。他爲了很和氣，逢人說話總是笑嘻嘻的，大家都愛和他相處，就是年紀大了一些，今年四十一歲，家裏又有一個老婆，兩個小孩，沒人照顧，所以復員時，上級讓他回家休息。

他復員回來，馬上參加了自己街上的民兵。把他豐富的部隊生活，介紹給民兵聽，又把很熟練的槍法，教給民兵。他雖是有功之人，可是他並不因此有一點驕傲，他跟羣衆的關係搞得很好，和他們一起互助開生產。羣衆擁護他，成了街上的模範工作者。

最近，他參加街上時事學習，知道蔣介石勾結美國人，正在進攻咱們解放區，他想起同會員在復員時向他們說的話：「將來國家一旦有事，模範的復員戰士，馬上就要扛起槍桿，重上火綫！」想到這，他想馬上回部隊去，可是，家裏不僅有老婆孩子，而

日老頭肚上還扣了個鍋——眼看就要坐月子了。小孩肚子上，又生着瘡，整天價痛的嘍嘍呀呀呀哭叫，他若是要回部隊去，老頭孩子一定要「拉後腿」，這又怎麼辦呢？……這個問題在他心裏，翻過來，覆過去，吃倒閉了。最後，他想，一個老戰士總比一個新戰士要熟練得多，自己無論如何總得回去呀！

但是，怎樣走法呢？他想：先不給他老婆孩子講，到臨走時，給他個措手不及，能解釋，解釋幾句，不能解釋，拔腳就走。免得嗷嗷嗷味味不痛快。反正，她們留在家裏，優抗小組會照管的。

思想停當，就去找民兵隊長郝振濤說：「咱們民兵，就叫朱雙喜一個走？我思想好了，我也回部隊去，再動員幾個幹家一塊去！」

郝振濤勸他不要去，說：「你是黨員下來的，是有功之人，年紀也大了一些，還是在家休息休息……」

李新文沒等他說完，就搶着說：「前線正吃緊，我怎麼能休息？我離開部隊時，司令員說過：『國家有事，還要我們回去的。』」又說：「離開部隊最後一次打仗，我參加突擊組，沒有打成，就停戰啦，便宜了那些狗日的。這次我回去，一定要好好幹他幾回，叫那壞小子蔣介石看看：咱們人民力量，好欺不好欺？」

郝振濤看他決心要去，只好答應了他的要求。
新戰士走的日期，是七日早晨，李新文挨到六日晚上，才給老婆說他要回隊伍的事。果然，老婆不讓他走，他非走不行，倆口子吵起來吵了一架。等老婆的氣下去一些後，他又耐心的給老婆解釋說：「過去的光陰，你忘了嗎？不打败那些壞傢伙，咱們的時

光怎能好過！……

老婆不敢強留他了，又來了一套軟的：「你要走，也不早聲說，俺和孩子這不提，你的鞋襪一點都沒有準備，怎能馬上就走？我看，下次再走吧！」

李新文說：「不，要走馬上就走，鞋襪到部隊裏好解決。」

老婆沒話可說了，沉寂了一會，只好說：「好，爲了咱們的好時光，你去吧！」

第二天天一明，李新文拿着自己紅亮的復員證，帶着一羣新夥伴，到區上去了。街上敲着鑼鼓歡送他們，情景非常熱鬧。李新文家的門上貼起一付鮮紅的對子，上面寫着：

「在村工作是模範，殺敵英雄也是咱！」

許多老太太，小媳婦怕李新文老婆想不開，都去安慰他。李新文老婆很不好意思的說：「他走了，還有大家照管，我怎麼這樣想不開呢？」

八路軍的規矩

卷二 第一回

八路軍三二部隊，行了一天路，走到霍縣××村，天已經黑了，隊伍就在這村住下。九連副營長李玉英同志，感到滿身疲乏，他想放下揹包歇一歇，可是看看天色已經黑下來了，還沒有給牲口割草，他就把揹包往炕上一拋，匆匆忙忙出去借鋤刀了。

走到一家老百姓門前，李玉英站住了，他向門裏問道：「家裏有大沒有？」

一位老太太，馬上迎出來，說：「同志辛苦啦，快到家裏歇歇吧！」

李玉英溫和的問道：「老太太，你家有鋤頭沒有？借給我們用一用，就還你。」

老太太很親切的說：「你先到家裏坐一坐，讓我給你去找。」

老太太引着李玉英進到房子裏，立刻倒了一碗開水：「同志，你先喝一口！」接着

，又從鐵籠裏拿出兩個黃饅頭，擰在李玉英手裏，叫吃，李玉英不要，老太太說：「走了一天路，你們的飯，一時做不出來，你先吃口饅頭，壓壓飢，咱家裏沒有好吃的，玉英饅頭，家常飯……」

李玉英推推托托不肯吃，老太太生氣了，說：「看你這同志！八路軍和老百姓是『爹』，到了自己家裏，你還客氣個啥？你們的飯，一時又做不出來，快吃口吧！」

李玉英推不過老太太的好意，肚裏也確實有些餓了，把饅頭接了過來，但是他摸一摸口袋，身邊沒有帶錢，他又有些爲難起來。老太太看出了他的意思，就指明說：「你不

要爲難，咱們都是一家人，我們不要錢，你快吃吧。」

李玉英說：「好，我吃了，一會兒給你送錢來！」

老太太說：「同志，你說那裏話？一家人怎麼說起兩家話來啦？」

李玉英借了鋤頭回去，鋤好草，向事務長借了一些錢，就給老太太送錢還鋤頭去。

老太太收下鋤頭，無論如何不收錢，一股勁把李玉英推到屋門口，李玉英把錢放在

老太太胳膊上，老太太又把錢裝到李玉英口袋裏；李玉英又把錢掏出來，趁老太太不覺防，一把把錢扔在桌子上，說：「借東西要還，吃東西要給錢，這是天踏軍的規矩，誰也不能違犯。」老太太你快收手吧！」李玉英一邊說，一邊逃就往出走，老太太扭身取了鏡，追李玉英，李玉英已經出了大門，老太太追到大門口，喊着：「同志，同志，你回來，我有句話說。」

李玉英回頭望望，老太太大膽說：「老太太，你不要客氣，回家去吧！」

老太太走得很快，老太太想離也離不上他了。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我活了六十三歲，真沒有見過這樣的好錢，值個百大元，這錢是誰的？……」

李玉英回頭望望，老太太大膽說：「老太太，你不要客氣，回家去吧！」

李玉英回頭望望，老太太大膽說：「老太太，你不要客氣，回家去吧！」

李玉英回頭望望，老太太大膽說：「老太太，你不要客氣，回家去吧！」

我這雙鞋也捐給前線吧

劉國樑

今天和往常不一樣，給起來，全校的人們後都集合到俱樂部裏去了。我覺得很奇怪：在這裏是幹什麼呢？正在這時，俱樂部裏發出一陣響亮到給予生大聲叫道：「同學們，同學們！」同學們靜下來，她接着說：「現在蔣介石匪國賊張子清大規模的搞起

肉戰來了。我們今天還能在這裏安安生生的吃書，全靠我們的前方將士在和敵人拚命，保護着我們。他們在前方打着雨打仗，生活很艱苦。我提議全校同學和教職員同志，來一個勞軍運動，把我們節餘下的錢，慰勞前方將士。……

他的話還沒講完，就聽見台底下的一個人叫道：「報告！我回頭一看是牛教導員，他說：『我同意張主任的提議，我首先響應，把我一個月的補助費拿出來，慰勞前方戰士，讓他們生活好一些，多打勝仗。』」

緊接着一片「報告」聲，楊明理同學說：「前方戰士用生命保護咱，我把我節餘下的五十塊，再加上我拉磚賺下的五十塊錢，都送戰士們吧，讓他多打死幾個反動派。」薛廣金同學說：「我把拉磚賺的一百九，也慰勞前方戰士。」李書英同學說：「我哥哥才給我五百塊錢，我不用花，送給前方將士花吧。」……最使我感動的是張廷賓同學，他家很貧寒，常穿一身又破又爛的衣服，他永沒有穿過新鞋，都是檢的人家扔了的破鞋穿，前兩天，他哥才給他寄來了一雙鞋，他就把這雙鞋作了慰勞品，送給前方將士，他說：「我沒有別的，就這雙鞋，送給戰士們，叫他們好跑路。」

吃飯的時候，同學們又互相問着：「你捐了多少？」「我捐了多少。」我端着碗走到公佈欄跟前看，上面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捐款條子，公佈欄佔不下，已經發展到公佈欄旁邊的牆上來了。

吃完飯，我又去看，貼的越發多了。只聽的有人喊道：「呀！小蘭。」小明是李校長的小女孩，才四歲，她又怎麼了呢？我一下擠過去，看見牆上多了一張條子。上面寫道：「李小明燒餅十個，洋拾元。」

中下俱樂部公佈，這次勞軍運動，全夜共獻出舊鈔三萬零二百七十四元，小米伍

想起八大好處

郭春梅
紹瑛、王貴記

俺聽說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，心想可了不得，蔣介石過來，俺又要過受罪天氣了。老爺呀！真發愁。俺睡在被窩裏，也在祝告老天爺。保佑俺八路軍打勝仗，保佑俺過好時光！

俺八路軍給了俺八大好處；中央軍來俺有八不願意。那八大好處，那八不願意？第一是俺在家當了人，抗戰前俺在婆婆家不當人，一天死受啦！公公說俺懶，婆婆罵俺醜。小姑咒俺黑，俺也不敢呼一聲。俺漢不成貨，吃喝嫖賭啥也幹，見俺就拳打腳踢，俺身上結常青一塊。紫一塊。抗戰啦，八路軍來啦，叫俺婦女解放，給俺作主，不讓人欺侮。俺才不受公婆、小姑、漢子的氣了。中央軍來了，俺再受氣。俺怎能願意？第二是管教俺漢子成了好人。俺漢以前是個天不敗，地不管，百件都幹的人。八路軍來了，教育他轉變，成好人，不只不二流了，還肯死受。要是中央來了，又要與金丹，賭錢，逛破鞋，俺漢子又怕娶癩環，你說俺能願意？第三是俺當了紡織英雄。前年政府號召紡花，

他沒花不能紡。村上說政府貸款，貸了俺二百元錢，買上花，紡成線，織成布，賺了錢再買上花，紡成線，織成布，來回吃回，賺了大利。村上說俺紅線織好，把俺選上了紡織英雄。過去死在鍋前，埋在鍋後，誰知道俺郭春梅？現着俺到縣到區開會，給俺光榮獎，小閨女都稱俺老師，成了村上的頭等人。不是八路軍，俺怎能當英雄？中央軍來了不只不讓當英雄，恐怕還要殺俺；殺俺怎能願意。第四是俺漢子當了幹部，過去他雖不好，也受人壓迫。八路軍來了，當了幹部，不受壓迫。中央軍來了，一定要殺他；殺了他俺怎麼過？第五是俺孩子娶了媳婦。俺家窮，八路軍來了翻了身，有了飯吃，才找上對象。中央軍來了，窮人都得打光棍，俺實在不贊成。第六是俺漢子當了教員。八路軍來了，窮人能住學校，俺孩子念了幾年書，現在又當了教員。中央軍來了，窮人怎能上起學，更不要說當教員啦。不土學，不讀書，都成了沒孩子，誰可不願意。第七是俺當了公民，有了選舉權，村長、縣長、參議員都叫俺來選。中央軍來了，不叫當公民，不叫俺選舉，俺可不樂意。第八是俺時光過好了。八路軍過來，幫助窮人翻身，減租清債，給俺把地退回來了。今年俺和俺漢再努一把力，能做到耕一餘一，一年收下的夠兩年吃。要是中央軍過來，地主把地又奪回去，不死也吃不開，餓肚子誰願意？

說來說去，俺就是擁護八路軍，不願意老蔣過來。可是俺也不怕他，害怕鑽到老鼠窟窿裏也不行。俺知道大家努力幹，拿得穩勝利是俺們的。俺回去就召婦女們好好生產，給軍隊好好的做鞋，俺有十九個徒弟，俺領導她們起模範，大家好好幹，消滅頑固軍，消除俺的心病。

將會員。五派救國軍。...

軍屬的小孩

十四日...

今年七月間，武安城關區十四街一個居民，名叫杜時。他聽到冀國賊蔣介石決心要打

內戰，到處進攻解放區的消息時，就氣憤的不得了，決心要參加人民自己的解放軍，去

打敗蔣介石賣國賊的進攻，好保全自己翻了身的幸福。

可是，杜時有一件難事，他自己解決不了，這件難事，就是他老婆生了一個小女孩

，剛剛一個來月因為月子病死去了，剩下一個小孩沒奶吃，自己一天到晚，裏幾回稀糊

塗喂小孩，希望把小孩撫養成人。但是，撫養不到一個月，已把小孩喂的像一隻小餓

貓一樣，皮包着筷子粗的小骨頭，小嘴張的像個小瓢似的，整天一哇哇的哭，裏

吃東西。這命根子交給別人，他怎麼能放心！但是保衛飯碗、保衛幸福的事兒，自己也

決不能後人。給命根子找個奶媽子，也許較自己一天喂幾回稀糊塗，要好的多……

婦救會主席杜龍英聽說杜時裏給小孩找個奶媽，他自己可以參軍去打賣國賊，就動員婦救會員帶着杜時去找。但是找來找去找不着。這時，杜龍英就召集街婦救會員，向大家說：

人家杜時去參軍，打賣國賊反動派，是爲了保衛咱們大家的時光，他去了，咱們纔能叫小孩受難，咱們一個人不能奶，咱們大家組織起來奶，不能叫這一個小孩家掛住，杜時不能去參軍。」

全街婦救會員聽了，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是呀，咱們總得把八路軍軍屬的小孩像招呼自己的孩子一樣招呼。」

杜龍英把全街婦救會員的意見告杜時說了，杜時聽得很高興，就報名參了軍。杜時參軍走後，婦救會主席杜龍英就把全街婦救會員中奶最好的挑選了三十個人，分成三組，製好喂奶輪流牌，把秩序按排好，輪流着給小孩去吃奶，上一個婦女喂了奶，把喂奶輪流牌交給下一個，下一個婦女接到就去。如果上一個奶差些，下一個就早去一回，杜時有一個本家大娘，自己奶不好，就担任了夜間招呼小孩給小孩喂奶的工作。

（二）

杜時的小孩有了奶吃，就一天一天活潑起來，杜時他大娘招呼孩子的興趣也高了，就給孫女取了個名字叫連蛾。

十四街每一個婦女都把招呼軍屬的小孩，給軍屬小孩喂奶，當時自己光榮的任務。有幾個婦女一坐下月子，就告婦救會主席杜龍英說：「俺滿月了，也去給連蛾喂奶。」

今年夏天，下大雨時，街裏的水流的嘩啦嘩啦的，婦救會主席杜龍英恐怕大家因爲雨太大，沒有去給小孩喂奶，就冒着大雨，到連蛾家去檢查。她一進門，看見好幾個婦救會員，正在逗着連蛾「咯咯咯」的笑着玩。她們一看見婦救會主席，知道她是檢查喂

辦來的。大家一見都很高興的說道：「下雨天，主席結記着連蛾，我們也結記着哩！」
杜龍英說：「這是咱們大家的責任，應該大家都操心。」

(三)

連蛾現在五個多月了。在全街好奶的婦女喂養之下，已養成全街第一個胖娃娃。她的哭聲再也聽不見了，大家你擁抱，我抱抱，都很喜歡她。

秋涼了，婦救會員們把翻身果實中那些小褲、小襖、小帽、小鞋襪，給連蛾穿戴的紅紅綠綠。

進了秋天，夜長白天短了。婦救會恐怕夜裏連蛾挨餓，已決定夜裏增加一班去喂奶，以後夜再增長了，再繼續增加。

最近，杜時隨着部隊，從家裏過了一趟，看見他的孩子胖成那個樣子，很興奮的說：

「我走時，這孩子瘦的像一個餓貓一樣。現在胖的比有娘的孩子還胖，若偏一個奶奶，也不一定會養這樣好。這都是我參軍爲了大家，大家也爲了我的結果。我回到前邊，一定更要好好的幹，不打敗賣國賊反動派那裏對不起大家！」

保證打勝仗的人

毓明

一、要保證打勝仗，十八萬斤麥子兩天變成白麵。

路過平順縣後方指揮部時，我聽到了聽一個怕人的數目字，爲了前線需要，有十八萬斤麥子，要在兩天以內，磨成白麵。

這樣一個大數目字，日子又這樣短，這個任務怎麼能完成呢？平順的碾磨並不怎麼多，而且山又多，道又不好走，光運輸也非常困難。

可是，我沒有估計到羣衆的力量。只要羣衆認清了這是他們應做的事情時，一動起來，這力量是了不得的。

磨麵的任務像軍令一樣：命令傳到村莊，那村莊就動起來；命令傳到山窩舖，山窩舖就動起來；有的趕着毛驢去馱麥子，有的在組織力量，商量着怎樣早些完成任務。

就五區來說吧，前後兩次分配到的麥子就有五萬五千斤。但是羣衆不覺怎麼忙，都如期完成了。東青北村，頭一天領到了一千斤麥子，第二天太陽下山就磨成了又白又細的白麵。這村婦女救會秘書曹雲棠告我說：這村男人正在突擊種麥子，忙得屁股不落地。如果把磨麵任務也壓在男人身上，他們連氣也喘不過來了。她把全村婦女組織起來，組

織起來。……

織了十七個磨麵小組，每組領四十斤麥子。組織的時候，「有認識」的婦女很快組織起來了，「沒認識」的婦女推推扯扯乾瞪眼，她苦口心舌的說服：「組織起來力量大」。一般都是六個人一組，讓她們八個人或者九個人一組，磨麵還是一般多；都是四十斤。麥子每組照着四十斤發下去，可算剩下三百多斤落了空。曹海雲首先自報奮勇多領了十斤。宋改花也搶了十斤。史水仙趕來了，說，我就誤了這回，我也多磨十斤。一勝剋軍，勝利麵，磨得越多越光榮！二百多斤麥子，眨眼間都拿光了。

今天領的麥子，明天就要磨成麵，磨得要細，要白。這裏發生了一個矛盾：要快就得乾磨，乾磨麵黑；要白就得淘，一淘就不能馬上磨。後來，她們想了個辦法，先用簸箕簸，把石頭檢乾淨。再用水淘，淘出來就馬上擦，擦的人要多又要快，使水不致發得太濕。這樣能很快磨，而且出的麵也很白。

頭一天夜裏把麥子淘擦妥當了。第二天頭一個磨麵的就是曹海雲這一組。這時太陽還沒出來。

人很多，磨上只有一根桿子，她們又網上三根，五個人推，曹海雲一個人輪。她們高興極了，五六個人圍着磨旋轉着，太陽當頂的時候，五十斤麥子磨完了。

十八萬多斤麥子，就是這樣磨成了白麵。

二、一位戰士的母親

在東青北村，我曾經訪問過一個戰士的母親。

這位太太病了。而且病得相當厲害。面黃肌瘦，眼請陷在兩個深洞裏。伶仃的小脚，勉強支撐着瘦如乾柴的身體在做着。她氣喘吁吁的說：

「我自己撐幾天，我不願意麻煩人家村幹部，戰爭這樣忙！」

說完後她怕我引起誤會，接着又解釋道：「不是人家村幹部不理咱，咱是抗屬，只要咱嘴一動，甚困難也給咱解決。我病住了，要說叫人，家派人照護照護，也能辦得到。可是我，我還能撐幾天再打幾天。」

她關心着戰爭，關心着前線每個勝利。除軍戰事她沒有什麼榮耀掛肚的事轉轉說說她是她的兒子吧。水治戰鬥時掛了彩，她聽說了，好像針刺着她的心，睡不著覺。她以為醫院裏人多，發發大藥，立立蠟也能把她兒治好。別派勸她說不要緊，就頂別人，「不是你生的胳膊你生的腿，以後來村幹部把她送到醫院裏瞧了瞧。她從醫院回來了，見人就宣傳：「醫院裏比咱這關心，兒是娘身肉，兒是八路軍身上的肉，公家更心煩，兩個人重護他：一個男醫生，一個女醫生。一天四頓飯：早飯沖雞蛋湯，晌午是好雞麵條；住的又是個「亮堂堂的」。

再說養子吧，老太太還沒有想起來這回事，村幹部已派人給她妥妥當當的種好

了。但是前些天，因為病的關係，老太太又想自己動兒子了。她滿心眼願意叫兒子回來瞧瞧，老了，母子見見面。可是她聽說我們的部隊要打長治，她馬上叫村上識字的給她兒子寫了一封信，信上囑咐她兒子道：「千萬不要回家，把敵人都打死了，再回家吧！我老了，怕跑路，不要讓他拚命我，擾亂黎民百姓！」

三、十個雲梯

平願苗莊鎮丁字街口上，有兩個鐵匠在打着鐵。這天是集日，街上那麼高的響聲，也淹沒不住叮叮噹噹的打鐵聲。他們要在三天以內打成四十個雲梯上使用的鐵環。

鐵環要有三指多寬，尺二三長。鐵匠驕喜說，平常一天頂多打十二個，現在打使嗎，一天能打十五個，兩天多時間就完成了。

「能賺多少錢呢？」我問。

「嗨，誰曉得的錢？」鐵匠反問我道：「你說每天幾百人，幾千人，抬傷兵的，嗚呼彈的，人山人海，人家誰幾個錢？人家能參戰，咱就不能參戰？」

接着他和我大概算了一下賬：打一個鐵環，得用毛鐵一斤半，每斤十幾元，打一斤鐵又得燒百斤煤，再加上兩個人的吃喝。可是每個鐵環他只要公家二十四元，一打剛夠本錢。

不，這宗買賣還不夠本錢，而且還賠了；原來公家讓他打八十個鐵環，每個十二元，但打成之後，雲梯却太大，鐵環却太小，八十個鐵環只得作了廢。

可是他沒有一句怨言，他說：「打下長治，壘關，咱甚也有了。」說着他想起三件往事來，「去年八月，壘關敵偽砸了我的盤爐，和一個大風箱，還有錐子，錘子一大堆。一個風箱就值七八百……這是賺了賠了呢？不能這樣說，打下長治，壘關，我買鐵便宜了，買鐵也便宜了，活兒也多了……」

頭實。和鐵匠叮叮噹噹的打鐵聲相呼應的，還有木匠造雲梯的乒乓兵鏗。

造雲梯的木匠，聽說有一百二十多人，我參觀的場所，只有三十多個工人。他們在

一座寺裏堅固的工作着；有拉鋸的，有動的，有鑿的，有銼的。

他們都從外村來，一接到造雲梯的任務時，都是夜趕來了。北村村裏十二個木匠，從準備長治戰役開始，一直到現在，一個月內，只有五天在家裏。在這二十五天當中，他們爲了前綫做出許許多多的驚人成績：軍險過水壕，要用十五塊尺五寬，半寸厚，兩丈七八尺長的木板。村裏沒有現成的，他們現殺了兩棵大樹，兩天兩夜趕做出來。每夜六條大鋸一齊拉，點着十盞燈。還給軍險劈了九萬多斤柴。未來造雲梯的前三天，還做了三個軍用『倒梯』。現在又參加了造雲梯的行列了。

他們三十多人，共造十個雲梯。原來每個雲梯只要三丈多高，兩截接成，三天完成。半路上又來了命令，要四丈多高，共四天完成。每個雲梯有老百姓三個梯子接起來那麼高。

沒有掙一個錢的工資，也沒有人督促和監工，他們每天早早就起來工作了，晌午也不睡一會。十七日，他們聽說我軍打進潯城，曹天倉笑着說：『勁頭不知從那裏都來了！頭上的汗一直流，也不覺得累！』他們一個人頂一個半人在勞作着。『乾榆濕柳，木匠發愁。』牛旺則和王起發兩個老漢，就給給鋸了一根乾榆木。那麼硬，累得他倆滿頭濕漉漉的，好像兩個油葫蘆。牛旺則家裏有八歲的小孩，還是個拐子，不能離手。但他聽說叫他做雲梯，把小孩送到他姐姐家，馬上趕了來。把起發一年三百六十天肚痛，二面忍痛拉着鋸，一面喘着氣說：『有多麼大力，出多麼大力，現在不出一份力，將來

在後方

李杰等

宋月蘭送糧

李杰

隊伍一個勁兒往前開，老百姓都嚷嚷說：「快攻襄垣城了。」就是，隔了一天，襄垣城四週幾十里地，都住滿了八路軍。攻打襄垣城的消息傳出來，人們都高興得跳起來。區上和村公所指示，叫不分晝夜的準備民伏、担架、送糧隊、磨麵、支援前方。十六歲以上的男人都組織進担架隊出發了。婦女兒童組織起來運糧，老婆老漢也沒空，黑天白夜趕着牲口磨麵。……家家都忙得像過大年。女勞動英雄宋月蘭，帶着全王村的婦女往善福送糧，送到了，搭黑返回。第二天又一趟，這天下雨，稀泥吃可難走，她們也不管。過到河灘，長了水，她們便脫了鞋，捲起褲管淌過去。担架隊過來，看見婦女們這種艱苦精神，都連聲叫好。她們的模範事蹟傳開去，推動了好幾個區的婦女，都組織起送糧隊。二號咱們的軍隊打進了襄垣，婦女們還是繼續不斷的往前邊送糧。她們說，一七八年沒進城了，這次總得去看看。

爲啥身子不長高一些呢？

楊毅夫

沿着河岸，不斷的有人背着被包走過去。這些人都是參軍沒驗士，回家去的。有人大聲說：「這次參軍挑得可嚴啦，稍爲表現，點不願意，就不讓去。」

後邊又來了幾個青年，身體都很好，臉上却顯得不大痛快。一步一拖往前走。我心裏想：他們體格健壯，年齡也合適，爲啥挑不上？心裏想着，嘴裏不覺說了出來：「這樣的身體，怎麼挑掉了？該是不大白願吧？」這句話說壞了，過路的人停下來，對我看了

一眼，大聲說：「不自願？不自願爲啥去？」我知道說話沖犯了他們，連忙賠不是：「我隨便說說的，請不要生氣。」他們見我認錯，也就和緩下來。我又問他們：「那麼你們爲啥挑不上呢？」中間有「個人，先嘆了口氣，然後說：「不合標準，低了一些。唉！就是低了一點點，就挑了下來。」我安慰他們說：「不能上前方，在後方生產也一樣；再說，不能當正規軍，當民兵地，一樣能去前方。」他好像並沒有聽見我的話。只是自言自語道：「爲啥身子不長高一些呢？」

老 宣 傳 員

擊岩村劉福貞，今年五十九歲，他是一個抗屬，大兒子參軍走了已經七年了。他講不得字，却愛聽消息。民校上課，村裏開會，他沒有一次不到。村裏小學校，是他常去坐

談的地方；勝利消息傳來，他跑得更勤了。地裏回來，先到學校，問問先生報來了沒有，有甚好消息。大衆黑板，他也很關心，每天總要找人給他唸。他年紀這麼大了，記性還很好。聽了以後，又言傳給旁人。飯場上沒有一頓飯他不說話的：「咱們八路軍收復了這啦，又打進了那啦。因此，人們都叫他『老宣傳員』。他不單好宣傳，長擁軍也很積極。這次歡迎新戰士，他把自己編的筏子，賣了三十塊錢，送給新戰士當盤纏。因為他是抗屬，爲人又好，所以村人對他很尊敬，又叫他『老模範抗屬』。」

幫助大人作活

李紅

下溫村民兵參軍，參戰走了，村上勞力感到缺乏。學校老師召集了校內外兒童，開了一個會，討論要幫助大人作些活。當下，他們作了個決定：一切優抗工作，如幫助抗屬抬水、打柴和其他的零星生活，都不要誤大人的工，由兒童來代替。他們說：「優抗抗屬是們兒童最重要的一個工作，要好好作才對。」他們規定好校內兒童抬水，校外兒童打柴；抬水按街編了組，各街招呼各街，這樣住得近，好招呼；誤不了家裏生活，也誤不了學習；大兒童還負責慰問抗屬。現在，他們已經給抗屬打了一千七百二十斤柴，抬水四百三担，節省勞力三四十個。抗屬們都喜得要命。一個抗屬說：「真是和自己孩子一樣，待咱多好啊！」

送傷兵日記

將平

——記一個護送傷兵的同志談話

我們長子戰鬥下來的傷員，在東北城村換藥。前方的戰鬥正打得起勁；激烈的槍聲不斷傳來，那裏離火線很近，只六七里地。一會指揮部來了命令，讓所有傷員趕快向後方轉送，叫我負責護送。

真頭痛！十七個彩號，担架不夠，命令又要馬上運走，怎辦呢？在村裏跑了好幾遍，急得滿頭大汗，可是一個人也沒找到。那裏是敵人統制了六七年的地方，老百姓早聽光了。沒辦法，讓抬鍋挑菜的伙夫同志先抬上担架走。最後剩下一個人，實在沒有辦法了，好容易找到一個牽毛驢的老漢，再三勸員，他死活不幹；後來說了半天好話，勉強驮上走了。

走了三十多里，到了秋雨村。好了，總算到了根據地。一進村，氣象就不一樣。村裏人正在給我們收拾房子，兒童們抬門板的，抱乾草的，搬磚壘炕沿的忙個不了。婦女們有的拿了傷員的血衣去洗，有的忙着磨麵。

一進房子，傷員們正坐在炕上向老太太訴苦……

「在那邊（指敵佔區）我們真受了罪呢，不用說吃飯，幹什麼都找不到人……還是咱們根據地好。」

「到了咱家就算到了自己家呢，都不是外人，幹什麼要什麼只管說。」
老太太說罷，傷員們更高興了：「我們就是回了家呢，見了你就像見了親娘一樣。」

人們正說着話，那個趕毛驢來的老漢跑進來，哀求似的向我說：「先生，我走的時候什麼也沒顧得帶，人也沒有吃，牲口也沒有喂，天黑了，這該怎辦？」
我還沒來得及回答，老太太就搶着說了：「桶裏鍋裏的飯，你儘管盛上吃就是；到根據地來了，就是一家人，總會讓孩們給你找個喂牲口的地方，什麼你也不用愁。」

我把碗遞給他，他一面吃着飯一面說：「我們那裏的人是讓警察毆打怕呢，不敢見兵，一見了兵骨頭都吓酥呢。」他嘆了一口氣，又說：「唉！根據地八路軍好，老百姓也好，我們那裏什麼時候能像這樣就好了。」
第二天下了半天雨，下午才起身，路很不好走，又泥又滑，抬担架的老鄉們却十分小心，一路上不時喊着：「左邊有掛」「連環石頂脚」「一溜向上。」……生怕傷員們受了簸動，不舒服。我們一邊走一邊講着打仗的故事，他們興奮的說：「聽了打勝仗，担架也輕鬆了，就像沒抬什麼。」

到離目的地五里地的趙義村，天黑了，路不好走。派了人去村裏動員人來幫助。不一會村裏出來二三十個明晃晃的火把，照耀得滿天通紅。他們分開來，一個火把跟一

什堪架，一面照着路，一面招呼着傷員，一溜明燈，很好看，我們叫這做『五里燈』。一個已經有了二寸多長的白鬍子老漢累得直喘氣，傷員們感激的說：『真太麻煩老鄉們啦，熬天半夜的！』

老漢擦了擦頭上的汗，笑着道：『說那的話啦，你們這不是爲老百姓流着血，這算個啥？』

我們一路上沒受一點屈，一到村子老百姓就很快的端出水來，米湯來，有的送來果子、梨、葡萄。担架上放了一大堆。傷員們都說：太多啦，吃不完。

那天走到薩城天黑了，沒辦法只得住下，當時，我想：這地方才解放沒幾天，全晚上同志們怕要受些罪。誰知完全不是那樣，煙店掌櫃的把他們乾淨的櫃房騰出來給我們住，被子褥子都給我們蓋，我覺得過意不去，就說：『我們住在這裏讓你們受罪啦這對？』

掌櫃的說：『你們成天在外頭流血拼命的，我們將就一兩晚上有什麼關係。要不是這八路軍，就這小買賣也不能幹了！』

說話間，獨立營政委冒着雨跑來了，說：『我剛從外頭回來，聽說你們來了，我趕快跑來看你們。』他慰問過傷員以後，馬上寫了一封信，叫獨立營的醫生連夜來給傷員同志換藥。接着區公所、村公所、商聯會、政治處，供給處都送來慰勞品：雞蛋、粉條、羊肉、紙烟、茄子、西紅柿……擺下一家。傷員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。

第二天，從薩城出發，到固村換担架時，羣衆醫院自願免費給傷員換了藥，當晚住晉莊。

這是從長子西北城出發以來的第六天，也是我們每個人最難忘記的一天。担架抬進晉莊村，剛落地的時候，婦女們很快的跑來，把傷員們一個個的攙扶到屋子裏，侍候着躺下。一會兒，雞蛋湯端來了。婦女們一邊送着湯，一邊說：「先熱飢，一會飯就來。」

剛喝了湯，又送來梨、葡萄、果子每人滿滿一碗。傷員宋文棟同志隨手拿起一個果子來，對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說：「來來！給你吃個果子。」那個小孩把小手往後一背，退了一步，歪着頭說道：「你們爲老百姓掛了影啦，我還沒給你東西哩，你還給我哩？」說完，一扭身跑走了。

不一會那個小孩又來了，手裏拿着一包大鵬烟，笑嘻嘻的說：「我沒錢，什麼也不能給同志們買；這是我割草賣下的錢，買了包紙煙，給你們抽吧！」他放下烟，像是怕人家不要它，就飛跑出去了。

跟着又進來兩個大一點的孩子，每人抱着一抱嫩玉菱，有燒的，有煮的，一放手，倒下一炕。

「大家同志們吃吧！」說着，他們把玉菱一穗穗地分給傷員同志們。

飯來了，又白又細的麵條。剛吃過咸菜湯、水菜、嫩玉菱，麵條可就有些吃不下去了，但不吃又不好，大家都勉強吃了一些。她們又以爲走了路，吃不下乾麵，後來，又換成麵條湯，結果，還是沒吃多少。

老鄉們問：是不是要找幾床被子來。我說借個六七床就行了，並解釋給他說：因爲有三個人病了，所以才借，打算發一發汗。不想他們拿來了十三床，婦女們把自己才纔

起的新被子也拿來了。這時傷員李國章同志正打着擺子，冷得一直叫喊，婦女們連忙煮了薑湯，一口口的吹到不太燒，給他灌下去，她們臨走時，給傷員們把被子掖好，並叮囑說：「蓋好。小心受了風！」

這時大家準備睡覺了，明天還得趕路，忽然又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，拄着棍一拐一拐地走進來。我想大概是送信的。所以就問他：「你是那村的？」

「我是在地裏受來，回家才知道你們來啦，這些果子，給你們吃吧。」說着把滿騰騰的兩口袋果子掏到炕上，笑了笑，就走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在村裏開歡送會，來歡送我們，傷員李國章同志感激的說：「我過去在家害病的時候，爹娘哥嫂也沒有像你們這樣侍候過我。晉莊老百姓的好處，我沒有別的報答，我只有在傷好了以後，多殺敵人來報答大家。」

宋文棟同志才從微子鎮反正過來不久，他在講話時，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他說：「我在中央軍幹過，在偽軍裏也幹過，可是我從來沒見過老百姓像你們這樣愛護軍隊，現在我真正看清了八路軍和老百姓的關係，知道了八路軍為什麼會打勝仗，真正感覺到當一個八路軍的光榮，我回到我們排裏去，我要把你們的好處告訴他們，讓他們都開開腦筋。」

當老鄉們抬起担架，邁開脚步走的時候，羣衆們喊起來：

「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靠山！」

「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！」